

在非洲反恐数年却陷入越反越恐窘境,数国陆续拒绝与法国的军事合作——

法军缘何在非洲频频遭遇“逐客令”

■谢思强 祁琪



在马里加奥巡逻的法国士兵。

布基纳法索的反法示威人群。

均为资料图片

军眼聚焦

不久前,布基纳法索政府单方面要求解除与法国于2018年签署的法国向布基纳法索驻军的协议。无独有偶,去年1月,马里过渡政府要求法国驻马里大使限期离境。随后,法国宣布从马里撤出军事力量。令人关注的是,这两个国家都曾是法国在西非地区的反恐合作伙伴。如今,两国却陆续对法下达“逐客令”,其背后包含多重原因。

充当“非洲宪兵”

——加强驻非军力扩大地缘影响

由于历史上的殖民关系,法国历来视非洲是其“势力范围”,也是支撑其大国地位的“战略基石”。近年来,法国经常扮演“非洲宪兵”角色,是出兵干预非洲最频繁的国家。

2012年,在与北部反政府武装的角逐

中,马里政府节节败退。为此,法国应马里政府请求出兵实施“薮猫行动”,帮助马里政府夺回部分领土,将反政府武装赶入马里北部沙漠地区。不过,极端势力残余分子继续流窜至乍得、尼日尔等国。2014年8月,法国派遣数千名士兵进入该地区开启“新月形沙丘”行动,与马里、尼日尔、乍得、布基纳法索、毛里塔尼亚等五国组成集团,共同打击恐怖主义。

从“薮猫行动”到“新月形沙丘”行动,以马里为中心的萨赫勒地区成为法国最重要的海外军事行动区,法国进一步加强了在非军事存在,并凭借在非的多个军事基地,扩大了在非洲的地缘影响力。

面临内外困境

——被迫调整策略以免深陷泥潭

然而,法国还没尝到多少反恐成果的甜头,就又不得不咽下汹涌而来的苦水。

就行动成果而言,法国开展将近10年的反恐行动成效不佳,陷入越反越恐的窘境。特别是近年来,“伊斯兰国”残余势力

从叙利亚、伊拉克等地回流至非洲,并与当地分裂势力合流,导致反恐形势不断恶化。据相关数据统计,截至2021年9月,非洲大约有25个活跃的极端组织,而2010年仅为5个。这其中,萨赫勒地区是极端势力活动的重灾区,无论是极端组织的数量、活动范围,还是恐怖袭击次数、造成的死亡人数,都呈上升趋势。仅在2020年,马里、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三国就有约2400名平民丧生。此外,法军“误炸”致无辜民众死亡等事件的发生,使当地反法情绪不断上升,常有民众集会游行抗议,要求法军撤离。

就地区伙伴而言,马里和布基纳法索相继发生军事政变,昔日盟友“去法国化”愈演愈烈。近年来,由于新冠疫情、恐怖活动等原因,西非地区军事政变频发,马里在2020年8月和2021年5月发生两次军事政变,布基纳法索2022年发生两次军事政变。政变后的马布两国过渡政府为收拢人心、巩固自身政权,采取“去法国化”政策,而法国也对政变后过渡政府的合法性提出质疑,马法、布法双边关系不断恶化。前有马里宣布退出联合反恐的萨赫勒五国集团,并驱离法国驻该国大使;后有布基纳法索宣布终止允许法国在布领土驻军的军事协议,并要求驻扎在该国的

法国军队在一个月内撤离。

就国内形势而言,新冠疫情导致法国经济压力增大,社会矛盾激增。面对内外困境,法国政府寻求减少海外行动的财政负担,不愿再对非洲反恐行动大包大揽,决定减少直接军事介入,更多依靠西方盟友和非洲本土力量来应对当地恐怖主义。2022年8月,法国宣布该国所有军队已全部从马里撤出,同年11月,法国宣布正式结束“新月形沙丘”行动。

激起连锁反应

——双方或都将面临“难以承受之痛”

法国撤离马布两国,对地区安全形势和法国国家利益都将产生深远影响,必将激起连锁反应。

首先,法国撤军直接动摇萨赫勒地区联合反恐行动的根基,短期内形成的“安全真空”,将导致地区安全局势进一步恶化。随着法军撤离马布两国,尼日尔主动承接了相关兵力部署,逐渐成为新的地区反恐支柱力量。但尼日尔与马里、布基纳法索三国的交界地带,是恐怖活动最猖獗的地区,如果仅靠尼日尔,反恐力量还显薄弱。有观点认为,法国早于预期的撤军,可能导致萨赫勒地区的恐怖组织发展壮大。

其次,驻军减少将削弱法国在非洲特别是西非地区的地缘影响力。非洲是法国海外利益最集中、经营时间最长、传统影响最深的区域。历届法国政府都把非洲视为“法国的未来”。当前,马布两国作为法国地区战略支点的作用遭到削弱,若地区紧急态势再起,法国恐怕难以像以往那样迅速应对。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法国与非洲尤其是法语国家的特殊关系不会轻易彻底逆转。即便没有驻军,法国仍能通过外交、援助、人文等多项措施,维持具有相对优势的地区影响力。

再次,非洲地区大国角力将进入更加复杂微妙的新阶段。近年来,俄罗斯不断加大与非洲国家的外交和军事关系。就在法军陆续撤出西非地区的同时,俄罗斯的军事力量正在逐步进入。2021年,俄私营军事公司瓦格纳集团受邀为马里过渡政府提供军事培训,布基纳法索过渡政府也提出要同俄罗斯发展更为密切的关系。俄乌冲突爆发后,为打破西方经济制裁和外交围堵,俄罗斯更是加紧发展与非洲的关系。有学者指出,“法退俄进”的局面,目前或许还仅仅是“序幕”。

无论是法军在非洲接连收到“逐客令”,还是此前美国从阿富汗狼烟撤军,历史一再证明,西方国家动辄以反恐名义出兵他国的做法是行不通的,结果往往是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成本,也未能给当地带来真正的和平稳定。非洲不是某一国或国家集团的“自留地”,个别西方国家如果仍然固守“殖民意识”,充当“世界警察”,动辄以军事手段干预非洲,妄图维护所谓“势力范围”,必然是逆流而动,终将遭到非洲国家和人民的坚决反对与抵制。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

此外,目前阿尔巴尼亚、土耳其、塞尔维亚、北马其顿和黑山5个欧盟候选国,都在按照“欧盟条约”第49条规定的复杂程序,按部就班地进行入盟谈判。若欧盟仅对乌克兰开启“特殊程序”,将会对其余候选国构成不平等对待,进而动摇、透支其政治信用。

归根结底,面对乌克兰人口体量、发展水平低、安全困境严峻的现状,欧盟过快对其加以接纳,不符合欧盟的现实与长远利益。因此,欧盟政要和法律人士纷纷拿起市场经济、投资环境、民主法制等“入盟标准”做“挡箭牌”,对乌克兰入盟申请虚与委蛇。冷酷的利益权衡和庞杂的法律程序,也将持续制约和考验欧乌双方的未来互动。

下图:乌克兰士兵朝俄方阵地开炮。

资料图片



乌克兰“火线”入盟障碍多

■海宁

军眼观察

日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出席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峰会并发表讲话,以求更多武器援助,并争取尽快启动入盟谈判。此前,在基辅举行的第24届乌克兰-欧盟峰会上,乌克兰更是要求“今年开启、两年内完成入盟谈判”。尽管乌克兰官方再三呼吁欧盟为其开启尽快入盟的“特殊程序”,但在俄乌冲突不断升级的背景下,乌克兰实现“火线”入盟愿望可以说是障碍多多。

乌克兰与欧盟彼此接近已久。双方不仅在2005年签署了《乌欧行动计划》,还在2014年签署了更具操作性的联系国协定。俄乌冲突爆发后,乌政府急于争取外援,进一步加速向欧盟靠拢。2022年2月28日,乌克兰正式提交入盟申请,并于同年6月成为欧盟候选国。

然而,欧盟对乌总体立场微妙。乌克兰-欧盟峰会后,欧盟官方仍表示,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具体时间未定,且无捷径可走。此前,虽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曾表示,“乌克兰总有一天会成为欧盟一员”,但多数欧盟政要及成员国对乌克兰

态度谨慎、顾虑不少。

众所周知,欧盟历次扩员过程中,都存在一个“潜规则”,即接纳的国家与邻国不存在严重领土争端。欧盟虽是非军事同盟,但《里斯本条约》明确规定:“对遭遇武装侵略的成员国,其他成员国有义务尽力援助。”乌克兰若在俄乌冲突尘埃未定之时入盟,或将欧盟拖入与俄罗斯的直接对抗,增大欧盟的安全与防务风险。俄罗斯此前敢于对乌加入欧盟“松口”,就是相信作为政治军事集团的北约,尚且不敢轻易接纳乌克兰,共同防务建设仍未成气候的欧盟,更不会为乌“撑场子”。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曾指出:“历史经验表明,加入北约是加入欧盟的先决条件。”

不仅如此,乌克兰入盟还将冲击欧盟内部权力分配,增加欧盟的财政压力。根据相关规定,欧盟各国在立法和政治决策领域的投票权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的人口占比。拥有约4000万人口的乌克兰,入盟后将成为仅次于德、法、意、西的第五人口大国和东欧第一人口大国,势必会稀释法国和德国的领导权,进而强化东欧国家影响力。同时,欧盟财政收入除关税外,绝大部分由各成员国按照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

摊;超过80%的财政支出,则集中在农业补贴和促进区域均衡发展的再分配领域。而乌克兰人均GDP较低,且是农业大国,入盟后不仅会极大提高欧盟内“富国”的财政分摊比例,还将挤占东欧成员国从欧盟财政支出中获得的净收益。其战后重建所需的巨额资金,也将是欧盟的沉重负担。

军情点评

日本决定设立“统合司令部”配合美国战略加强日美关系

新闻事实:据报道,日本政府已决定在东京山谷设立一个常设统合司令部,统一指挥陆海空自卫队。今年1月,美日举行防长外长“2+2”会议,会后发表的共同文件也提到日本决定新设“统合司令部”,美方表示欢迎,并认为“将研究更有效的指挥和控制关系,以提高相互操作性和快速反应能力”。

点评:日本此举可视为日本自卫队在指挥控制体制上的一次改革,是在新形势下进一步配合美国战略,加强日美关系的战略举动。其目的是为加强日本自卫队与驻日美军的进一步协同,从而实现更加高效的联合行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023年初出访美国时称,要“使日美关系在21世纪现代化”。设立“统合司令部”也是日本为达此目标的具体举措。但可预见的是,鉴于日美关系“美主日从”的不平衡关系结构,未来“统合司令部”的指挥控制权必定会更多地掌握在美国手中。同时,日美或将进行更多联合军事演习,以磨合彼此间的全新指挥控制体系。

荷兰一旅级部队并入德国军队 欧洲自主防务或迈出新的步伐

新闻事实:据西班牙《阿贝赛报》网站报道,荷兰旅级部队并入德国军队,即4月1日起,荷兰陆军第13轻型旅将并入德国第10装甲师。荷兰《新鹿特丹商业报》对此评论称,“不久之后,所有的荷兰旅级部队都将隶属于一个德国师级部队”,这对两国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

点评:不同国家的两个建制军事作战单位合并,在当今世界并不多见,此举或可视为欧洲建立“欧洲军”的一种尝试。建立“欧洲军”以实现自主防务,一直是欧洲国家讨论的重要话题,主要考量在于关键时刻美国主导的北约不一定靠得住。实际上,德荷两国早在1995年起就组成联合军团并共同部署。此次荷兰与德国的军队整合也并非单向,德国的一支防空部队也被整合到荷兰的军队编制中。此举可谓欧洲国家军事整合的一种大胆尝试,对未来的欧洲自主防务和“欧洲军”建立将带来深刻影响。

美德军机曾频现“北溪”管道海域 诸多矛头表明美国疑似爆炸制造者

新闻事实:据俄新社援引Flightradar24网信息报道,在“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发生前,美国和德国两国海军陆战队飞机于去年6月8日至16日,在“Baltops-22”军演期间频繁地在事发海域飞行。据介绍,这些飞机曾以超低空姿态在爆炸发生海域上空飞行,飞行过程中还关闭了应答机。

点评:自“北溪”管道发生爆炸泄漏以来,瑞典、丹麦、德国分别展开调查,认为管道可能遭人为破坏,虽未公布肇事者,也一直无人“认领”,但诸多矛头都指向美国。近日,美国资深调查记者西摩·赫什发文称,是美国政府策划炸毁了“北溪”管道。随后美德两国反潜机事前频繁飞临爆炸水域的记录被爆出,尤其存在关闭应答机的诡异情况,也似乎给谁是肇事者增添了佐证。有专家学者认为,若西摩·赫什文章属实,意味着美国对“北溪”管道实施了恐怖袭击,并呼吁要对事实真相进行公开调查,美国必须予以回应。

伊总统指责美西方干涉伊朗内政 推进伊核谈判困难重重引发担心

新闻事实:当地时间2月10日,伊朗总统莱希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数月前,伊朗已表示其愿意完成履约谈判,达成一份公平协议,并对此展现出足够的善意。但美国和英、法、德却存在“幻想和误判”,他们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反而寻求干涉伊朗内政。

点评:2018年5月,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随后重启并新增一系列对伊制裁措施。2021年4月起,伊核协议相关方举行多轮会谈,讨论美伊恢复履约问题。但截至目前,谈判谈资停滞,未取得明显进展。伊朗多次表示,将继续寻求外交途径解决伊核问题,但“谈判的窗口不会永远敞开”。当下,中东地区安全形势深刻变化,伊朗与美国及各相关方彼此不满导致矛盾进一步加深,推进伊核谈判困难重重。若谈判久拖而难以重启,是否会引发冲突,已成为国际社会颇为担心的一个问题。

(点评专家:刘强,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本版制图:张济洋、王凤